

---

# 谭嗣同研究应结合区域文化走向深入<sup>1</sup>

周秋光

**【摘要】**：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可谓已经达到极限，但并非再研究谭嗣同已经没有意义。当今类似谭嗣同这类人物的研究已呈现逆向深入的发展趋势。谭嗣同研究继续走向深入，首先必须立足现实，把历史研究和立足现实结合起来，做对区域发展有益的事。其次可以尝试结合区域文化从六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一是研究浏阳这块产生谭嗣同的土壤；二是研究影响谭嗣同成长的思想渊源；三是研究浏阳谭嗣同的师友，特别是他的同伴；四是研究谭嗣同之最的特别性；五是研究谭嗣同对于浏阳、对于湖南、对于全国、对于后世的影响；六是研究如何继承和弘扬谭嗣同精神，如何保护、传承这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厚重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谭嗣同、研究、区域文化、走向深入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8）03-171-04

今年是戊戌维新与谭嗣同殉难 120 周年纪念。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可谓已经达到极限。据考查，在中国知网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搜索引擎上，以“谭嗣同”进行全字段搜索，至今共获得文章 4300 多篇，而以“谭嗣同”为主题词进行搜索，也约有 800 篇；在读秀学术数据库中，以“谭嗣同”为全字段进行搜索，发现迄今为止，关于谭嗣同的图书达 4800 余种。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谭嗣同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即清末民初（1898-1919）；民国时期（1920-1949）；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50-1976）；改革开放以来（1977-至今）。

在第一个阶段，正处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谭嗣同的评说，政治宣传多于学术探讨，多数人是利用谭嗣同去服务于其政治的需要。而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谭嗣同，是在第二个阶段才陆续展开，期间发表的论文仅 10 多篇，因这一阶段正处于抗战时期，人们着墨较多的是介绍谭嗣同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此外还涉及到《仁学》的主要内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思想启蒙等，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起步时期的拓荒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对谭嗣同的研究史料开始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整理，《谭嗣同全集》、《谭嗣同年谱》均陆续出版，一些学者的著述及普及性的小册子也相继面世，并且截至“文革”前，发表的有关谭嗣同的学术论文已有 60 多篇，各种现象显示出此阶段的谭嗣同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不过也应当提出，由于受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制约，研究者总是努力从党性原则出发，热衷于论述谭嗣同的哲学派别和阶级属性。5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关于谭嗣同思想属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论。由此，本已形成的良好研究趋势在这种简单化的“左”的思维裹挟下逐渐发生了转向，到“文革”发展到了顶峰，正常的谭嗣同的学术研究随之步入歧途。

文革的结束和随之进行的改革开放，为谭嗣同研究重新走上正轨拉开了序幕，使其在历史的新时期乘势而上，谱写出了光彩夺目的新篇章。新时期里，关于谭嗣同的研究史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比如《谭嗣同全集》大幅度充实，《谭嗣同资料汇编》、《谭嗣同诗全编》等出版，为谭嗣同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经历了“文革”寒冬后的省思，这时期多数学者突破了划分“派系”的僵化的“左”的思维模式，开始用现代的新理念去重新诠释谭嗣同。据统计，1978 年到 1999 年的 21 年间，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有 200 多篇，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也相当广泛。除了继续对《仁学》及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外，不少学者还论述了谭的民权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人口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学会

---

<sup>1</sup>**【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

思想、逻辑思想、历史哲学思想、思

维方式、人生观、人本主义思想以及性科学思想。谭氏与其他维新人士的交往及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谭嗣同为什么在北京等死、为什么信佛、为什么写《仁学》、为什么去找袁世凯等专门问题，亦有人著文评论。还有学者研究了谭嗣同与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与清前期浙东学派的关系。关于谭嗣同的一些史实的考订也有一定的进展。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和1998年在浏阳召开规模盛大的谭嗣同国际学术研讨会，涌现了大量新且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中国知网上考查发表的论文情况看，以“谭嗣同”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量在1998、1999这两年达到了最大值，均为32篇。

在港台方面，谭嗣同研究也颇受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50年代至今，港台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数十篇。另外，谭嗣同也是许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的关注点，尤其是日本学者一直对其怀有浓厚的兴趣。仅据粗略估计，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学者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近40篇，他们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上往往具有时空性和细腻性的特点，这对中国学者是有所启发的。<sup>②</sup>

前面提到的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已经到了极限，是不是说再研究谭嗣同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察到当今的谭嗣同研究已呈现出从全国一级研究走向省一级研究，又从省一级研究走向了市县一级研究的态势，我以为这种态势是一种逆向深入。这种逆向深入，在当今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是一种逆向发展的趋势。所谓逆向，就是违背了常规。但是这种逆向又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需要的。这种逆向发展的趋势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像谭嗣同这样一级的研究人物，外面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外面做不到、看不到的，恰恰是谭嗣同故里的优势。一般说来，外面的人研究谭嗣同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认为再研究不会有什么大突破了，就不会再做下去了。而只能是谭嗣同故里即湖南浏阳这样的地方，出于对谭嗣同的情感，才会继续深入地把谭嗣同研究不断地做下去。其实除了浏阳研究谭嗣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都在研究他们各自的地方名人。例如我参加过的，如浙江乐清研究朱镜宙，湖南耒阳研究蔡伦与罗含，广东惠州研究廖仲愷，广东中山研究孙中山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逆向发展的趋势。其实是史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寻找新的门径，就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那么谭嗣同故里研究谭嗣同，应当怎样走向深入呢？首先，我觉得必须立足现实。把历史研究和立足现实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历史做对地方发展有益的事。100多年前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sup>③</sup>，这个命题是强调研究历史必须关注现实，通过关注现实可以更透彻地解读历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的生命力恰恰是在现在的现实中存续的。历史如果不能为现实所用，就失去了生命力，那么研究历史又有什么用？

其次，可以尝试结合区域文化从如下六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其一，要研究浏阳这块土地，这是产生谭嗣同的土壤。浏阳这块土地，为什么会产生谭嗣同这样的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浏阳不仅产生了谭嗣同，还产生了唐才常、刘善涵这样一批人。浏阳这个地方真是人杰地灵。不仅有革命家，还有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沙首屈一指。特别是浏阳文庙的古乐，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邱之稜把浏阳古乐打造成了山东曲阜祭孔的古乐，而且流传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这是浏阳人干出来的，很了不起的。还有欧阳家族（欧阳予倩、欧阳山尊）、王氏家族（王人美、王人艺）。还有浏阳的花炮在全世界也很出名。所以我们要研究浏阳为什么会这样。谭嗣同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这块土壤为什么会产生谭嗣同、唐才常？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

其二，要研究影响谭嗣同成长的思想渊源。一个人，他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性格特征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除了

---

<sup>②</sup>①郑焱. 谭嗣同研究述评[J]. 求索. 1995(4). 李喜所. 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广东社会科学. 2000(1).

<sup>③</sup>①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又译柯罗齐,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 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该命题出自其所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这个以外，就是他思想的渊源了。谭嗣同作为湖南人，他是受惠于故里与湖湘文化这种思想渊源的。我们要将浏阳联系到湖湘文化，联系到从宋代以来的湖湘学派思想传承对于谭嗣同的影响。谭嗣同肯定是这个思想传承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里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当然这一些，学界已经做了深入研究了。然我们也不能只研究这些就够了。我们还要把浏阳与江西联系起来，浏阳与江西有地缘关系，周敦颐在江西讲学，他的学术是被两个福建人（即胡安国胡宏父子）从江西传到湖南的。那么浏阳与这种传播有否关系呢？还有，为什么浏阳会办兴办算学社，而且率先全国？在谭嗣同之前的浏阳先贤，肯定是做了功课的。因此，我们也要研究浏阳本土的先贤对于谭嗣同的各种影响。

其三，要研究浏阳谭嗣同的师友，特别是他的同伴。他们在谭嗣同成长的道路上对谭嗣同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谭嗣同遇难以后，会有唐才常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起兵“勤王”？自立军起兵这一点，学术界也做过研究。但是我们浏阳要有我们浏阳的说法。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冲上去，这叫英勇赴死。这是何等的一种情怀，一种友谊！这说明了谭嗣同的人格魅力，说明了他友朋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同为浏阳人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他们都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这就是地方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

其四，要研究谭嗣同之特别的特别性。我认为谭嗣同有五个特别突出、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可以是谭嗣同之最，具有特别性或唯一性。我梳理谭嗣同的五个之最：一是他在他的家乡浏阳兴办了一个算学馆，这是全国第一个变法维新的机构，开地方维新求变之先导，这算不算谭嗣同之最？所以谭嗣同说得上是开全国地方一隅变法之先导的一人。二是他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把湖南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全国最有朝气的一省，当然这不是谭嗣同一个人完成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是专门对这段历史做了梳理的，也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言论。我发现谭嗣同在这段历史中是个灵魂和标杆式的人物，很多的举措都跟他连在一块。比如移风易俗的湖南不缠足会，当时湖南兴革的一系列举措。还有湖南的电灯，谭嗣同专门写文章发表在《湘报》上予以宣传介绍<sup>①</sup>。不仅这样，谭嗣同还是湖南发起维新求变最先觉醒过来的一人。在 1896 年以前，湖南还是全国最守旧的地方。沿海地区兴办洋务运动都三十年了，湖南还无动于衷的，固守着过去的一套。所谓守旧就是排斥新事物，排斥到什么程度呢？湖南要搞小火轮，从长沙到汉口，好多人反对。曾国藩这么一个有名气的人，他死了就因为用轮船把他的灵柩运到长沙来，长沙人不准上岸。宁乡人周汉反洋教，把外国人用漫画画成猪精，闹得沸沸扬扬，外国人不敢踏进湖南一步。长沙被认为是铁门之城。曾国藩组织湘军救了清朝，让湖南人居功自傲沉睡了 30 年。湖南这头睡狮醒过来是在 1895 年，其时恰巧逢湘军在牛庄也一败涂地。昔日湘军的神话在辽东战场上破灭了。这时候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致精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sup>②</sup>。这段话表明了谭嗣同要学西方、学曰本，要屏弃守旧湖南的姿态，是当时湖南最早觉醒的一人，在全国他也是走在前面的。三是由于谭嗣同的激进，维新变法从湖南又转到了北京。戊戌政变时他又不肯逃走，“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溅菜市口，成为近代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当然我们说在古代还有商鞅这样的人。但是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中，他是流血变法的第一人。四是他的《仁学》，其思想价值在同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他被誉为是中国冲决封建思想罗网的第一人。五是他的友朋之道，侠义之心，也堪称当时全国之最。他曾经指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sup>③</sup>。所以他特别重视友朋。他对朋友的真诚，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为朋友两肋插刀，在当时无人能及。所以在他死后，有唐才常、梁启超这样的人为他未完成的事业竞相奔走。

第五，要研究谭嗣同对于浏阳、对于湖南、对于全国、对于后世的影响。这是我们以前做得不够的。以前我们只研究谭嗣同的变法维新事迹，对于谭嗣同受了谁的影响，而谭嗣同又影响了谁，研究甚少。谭嗣同是湖湘文化传承链条上的一人，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是王夫之，二是魏源。可是谭嗣同对于后世的影响，即谭嗣同身后受他影响的是些什么人，以前研究者几乎没有

<sup>①</sup>谭嗣同. 论电灯之益[N]. 湘报, 1898-4-8 (29).

<sup>②</sup>李敖主编. 谭嗣同全集[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10: 300.

<sup>③</sup>谭嗣同. 论电灯之益[N]. 湘报, 1898-4-8 (57).

---

梳理过。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去总结和梳理的。特别是到了今天，谭嗣同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竟然还有张维欣这样的谭粉。这说明谭嗣同的人品和人格，对当代年轻人，特别是 80 后，90 后，都还有影响。也说明谭嗣同活在当代，在今天的现实中还具有生命力。这是我们今后要做好的一门功课。

第六，要研究如何继承和弘扬谭嗣同精神，如何保护、传承这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厚重的历史财富。这方面研究在以前都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空白浏阳人完全可以自己填补。我们要精心设计如何通过一些有效的载体，把谭嗣同的精神和影响鲜活地再现在谭嗣同故里浏阳的地方历史和现实文化中，也就是说浏阳如何打好谭嗣同这张文化牌，建设好谭嗣同文化园，构建以谭嗣同等一大批浏阳历史人物为代表的浏阳地方人文精神。所以我说谭嗣同研究在全国、全省虽然已经到了极限，但是在浏阳谭嗣同故里来说，却大有文章可做。浏阳应当有一批研究本乡本土的地方文史专家等，也可以用文学的笔去写史学，这样可以别开生面，为谭嗣同故里的区域文化繁荣增光添彩。